

歸途

每個人都有腦海中突然閃過不尋常念頭的時刻，比起逕自地空想，我更傾向於實踐。一個沒有電閃和雷鳴的深夜，鼾聲獨自鼓譟，我想獨自徒步走回鄉下的老家，在這午夜時分，騎回搬家時因為卡車空間不夠而被丟下的舊腳踏車，那時我十一歲。

下定決心後，踏著輕盈而謹慎的步伐下樓，人造纖維摩擦木質地板，悄然無聲，樓間燈光是暗著的，必須仰賴動物直覺，往下踩十步後，襪尖觸碰平台，轉角，再十步，踩空的剎那心跳落了一拍。生冷的鑰匙轉開大門，半夜三更的馬路寂靜的像死，只有不時隆隆一瞬的油門聲，月亮高掛在穹頂中心，星光被空汙濾鏡罩住而顯得模糊，闔上門，踩著後方尚能塞入一指的愛迪達球鞋和一地細碎的月光踏上歸途。

剛開始，路寬敞而乖順，柏油被鋪成一塊一塊，挖土機低頭躬身，也可說屏東市區是傍著這條路繁榮起來的，再分岔出許多支線，平房一棟棟聳立了起來，加盟店遷入，共同架起了交通網絡，四通八達。出門不久後便可感受到初春的涼意，自褲管下沁入，不久，幾台摩托車呼嘯而過，後座的人轉頭，我也隆重地予以凝視，「翹家喔！」他喊道，當時的我並未否認，涼意卻隨著逐漸拉長的笑聲更濃厚了些。

這時離家已距離一公里，燈火逐漸消逝，取代的是檳榔樹間婆娑搖曳的沙沙聲，到了第一個大的岔路，我想那也是許多人生命的十字路口，包括外婆，醫院正對面是殯儀館，再來是火化場，天氣急速降溫時，那處的空氣品質往往跟著變糟糕，霧茫茫的一片，讓來往車輛顫慄不已，外婆在我國中時過世，她在遇見岔路時不應當走進對巷，癌症和誤診卻指引她錯誤的方向，當時葬儀社的人要求我和他一起抬起床上即將斷氣的外婆，挪至擔架，媽媽說我的力氣不足以抬動外婆的身軀，即便她已形如枯槁，若要準確形容，那天的旋律是 Adagio Cantabile(如歌的慢板)，和著外婆喜歡的演歌。

倘若此時此刻站在那個十字路口，我想我會和當時一樣，只會掉淚。

轉角，離開大馬路，自此任何人為的喧囂幾乎歸零，光影也是，慶幸於不久前才剛換成智慧型手機，手電筒成了唯一的光源，宛若燈塔，進到已收攤的市場，螢幕顯示半夜兩點，所有的攤子都罩著綠布，黃昏時人聲多鼎沸，夜裡就有多死寂，像深不見底的馬里亞納海溝，吞噬一切具有生機的物體，這裡的市場是講客家話的，只會講閩南語的外婆甚少來這，她似乎可隱約察覺，自己並不屬於該群體，他人間交談的陌生語言令她在斡旋菜價時感到無以名狀的恐懼，這是場對買方不利的交易。

那時我午夜夢迴，經常會看見一雙發著紅光的眼睛，讓我在清晨時刻驚醒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這在我途經墓仔埔的時候顯得更加地瘰人，特別是埔中有一座點著紅燈的小廟，死死地瞪著我，氣氛詭譎到了極點，當我背對墳墓快步離開時，心想也許它正在某座墓碑，某棵曾有人上吊的榕樹後蠢蠢欲動，伸出黏膩而腥紅的利甲，奸笑著劃破我的頸動脈，倘若我死在這裡，定是懸案，一位國小生陳屍於距家中數公里外的墓地，誰也猜想不到原因，那時的我心想。一直到後來，我才想起那對眼睛是何物，當時上映的泰國鬼片「屍油」海報，便是一位倒吊著的女人，有對鮮血淋漓的雙眸，上頭寫著屍油提取方法，是灼燒將難產而死的孕婦下巴提煉而成，那畫面至今仍烙印在腦內，每當喚醒回憶便覺嘔心不已。

過橋，橋下是小溪，當我還住在老家，外公身體狀況仍能出外活動，我們不時來這釣魚，魚餌像是一盒紅棕色的培養土，平時放冰箱裡，要釣魚時搓成一小球放在鉤上，我曾用指甲刮了一小點吃，胃在肚子裡翻騰了一圈。那時我在橋上短暫停留，遙想挺拔的蓮葉佇立在河間軟泥，鄉間夜裡的晚風拂過，留下一絲幽幽的靜謐，那蓮葉下當藏有雙鯉魚，相戲於碧波間，可惜春初的南部溪域最是乾涸，小河窄的像一條細長而彎曲的蛇，幾乎可以徑直從左岸走向對岸，當時外公正如那即將斷頭的河，長達近三十年的肺部纖維化，能把任何人折磨的佝僂而乾癟，我曾試著把每次的吸氣量都控制在三分之一內，在正常活動時便難受的喘不過氣，更遑論運動，像是有一隻無形的手，死死地掐住了肺臟和氣管，我曾疑問，外公在加護病房裡斷氣的剎那想的是什麼，解脫於插管的摧殘，抑或是心有不甘，血液自他的口中溢出，「插管的管子破了」醫生在一旁這樣說，而我不忍再看。

我後來亦曾在水量豐沛時前往，水聲嘩啦啦地撞上石子，揚起一幕四散分濺的水花，但空氣裡卻參雜了刺鼻的腥臭味，也許是下意識地想起了當時魚餌過於可怖的味道，我不禁想，可大人們卻在遠方的養豬場找到了真實的原因，打碎了我那過於純真的臆測。

經過橋梁後，道路左右兩旁是高聳瘦削的檳榔樹，連綿數里，那是許多屏東子弟在外對熱帶縣城的寄託，至少不少朋友是這樣對我說的，回家就是幫忙採收或處理檳榔，在烈日的曝曬下，舉著能伸縮的彎刀，對準枝梗處，咻咻地往下割，一弓一弓的放在地上，接著就是家家戶戶經常出現的場景，幾個婦女拿著剪子坐成一排，將連在梗幹上的檳榔一顆顆剪下，之後再拔掉鬚，有些家裡還順便賣檳榔，灑上石灰後用荖葉捲成小三角形，一天能包上近千顆。每當他講起檳榔採收的季節就如夢魘襲來，為了怕有人來偷採檳榔，每晚都要有人去園子裡顧，有次連顧了好幾天都沒事，索性偷偷打個盹，隔天就被罰徒手爬樹摘檳榔，一整天下來，眼睛花的菁仔、特幼和多粒都分不清。他這麼形容，腮幫子嚼個不停。

我曾就讀這間國小一學期，僅一學期，穿著潔白無瑕的球鞋踏入校園，帶著沾滿紅土的球鞋離開，轉學到了市區的學校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學校舉辦活動的時間遠大於上課時數，今天是春遊踏青，明天是班級舞蹈表演，跳的是錦繡二重唱的飛向你飛向我，再隔天是幫阿公阿婆洗腳的活動，那似乎是我求學階段裡最浪漫而無邪的時光了，這段路我的腳步特別輕快，校園的大門是上鎖的，國旗也被降了下來，放學時學校會準時播放天公落水，有段是這樣唱：坑水呀，清又清，魚仔在介水中，泅來泅去。學生們穿著花衫校服在藍天下，像極了歸巢的魚仔，檳榔樹是坑水裡的藻類。

至此，黎明即將破曉，遠方的鴿舍也象徵著這段旅程的成功，老家的圍牆矮的像裝飾，只消稍微踮起腳尖就可用雙手撐起身子翻過，那台腳踏車就被扔在狗籠旁，裡頭的黑寶睡的香甜，品種是台灣土狗，左後腿跛腳，在外公外婆過世後，牠被送給了鄰居家，家人說當鄰居讓牠出來放風時，黑寶經常回到老家的圍牆旁，靜靜地趴著，用舌頭順著一身烏黑而亮麗的毛。我用盡力氣將腳踏車舉起後扔出圍牆外，匡噹落地，附近的家犬跟著吠了幾聲，就在我牽起倒地的

腳踏車時，身體的能量也已經瀕臨極限，我想我無法在家人醒來之前騎到家，於是我把車騎到了不遠處的火車站，鐵鍊生鏽的幾乎無法踩踏，一路上發出金屬摩擦銳利的嘎嘎聲，抵達後，我將車子停放在一處空地，立起側柱，買票進站。之後幾年，舊站拆除改建，我也未曾試圖尋找它的蹤跡。

手機地圖上顯示，我在夜裡走了近 5 個小時，共 14.2 公里，途經二十三個拐彎、六個岔路和三座小橋，搭上清晨五點多最早的一班車，沉沉睡去。